

宁夏文学

精品丛书

■ 小说卷

对生活的细腻叙写

对人生的深沉思考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夏文学精品丛书·小说卷 / 杨春光主编.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7-227-03883-2

I. 宁… II. 杨…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宁夏—当代
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③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8.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22850号

宁夏文学精品丛书·小说卷

杨春光 主编

选题策划 哈若蕙 何克俭

责任编辑 姚发国 杨 皎

装帧设计 胡 芳

设计指导 项玉杰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杨宏峰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55.25

字 数 796千

印 数 2000册

版 次 2008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3883-2/I·1036

定 价 77.00元(上、下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杨春光

1958年,在祖国建设和开发大西北的热潮中,宁夏回族自治区宣告成立。物换星移,岁月沧桑,弹指间半个世纪过去了,宁夏各族人民迎来了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喜庆节日。回顾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50年来不平凡的岁月,不禁要为半个世纪以来宁夏各族人民艰苦创业、百折不挠、负重拼搏的进取精神和感人业绩由衷地感叹。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宁夏从过去一个偏远的不被人注意的小省区,发展变化成为今天的闻名遐迩的“塞上明珠”、“全国十大新天府”之一。宁夏的文学事业,作为宁夏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事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5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的30年以来,一直在担当着书写时代、讴歌人民、鼓舞人心、憧憬未来的光荣职责。宁夏的文学作家们,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关怀下,在宁夏文联的积极领导和组织之下,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在小说创作方面,尤其是在中、短篇小说创作方面,我区作家的出色业绩已经得到了中国作协的充分肯定和评论家的一致好评。以张贤亮和以“三棵树”、“新三棵树”为代表的宁夏小说家,已经成为宁夏对外宣传的一张有特色的“名片”。除了小说创作,我区作家在散

文、报告文学、诗歌等创作领域,也奉献出了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优秀成果。这些作品描写宁夏人民的生活和命运,发现时代潮流汹涌澎湃的历史和现实依据,寻找存在于人民生活当中的真善美,讴歌改革开放事业的最新进展,简而言之,它们与宁夏的小说创作一道共同组成了宁夏人民奋斗拼搏的历史画卷,共同构成了宁夏人民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的心灵图景。这套《宁夏文学精品丛书》就集中体现了宁夏作家们对时代潮流的感知,对宁夏各族人民生存命运的审美把握,对改革开放事业的发自内心的赞叹和歌颂。

宁夏的文学创作,近30年以来取得了非常优秀的业绩,为宁夏赢得了不少的社会声誉。这样出色的业绩的取得,我以为有下面的几个原因:

第一,宁夏文学艺术创作的大环境非常好。一个地区的社会氛围与精神环境的良好与否,会直接影响到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虽然,作家艺术家的创作通常都是个体性的行为,但社会各界对其是否真心关注和欣赏,确实会对创作者的心理和情感产生深刻而微妙的影响。新时期以来,宁夏的文艺事业呈现喜人局面,原因之一是我区能够精心营造有利于作家艺术家从事创作的良好的社会气氛和精神环境。具体来说,一是自治区党委历来都对文学艺术创作极为重视,并采取许多有力措施积极推进宁夏的文艺工作;二是宁夏文联和各艺术家协会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为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提供了良好的服务;三是宁夏的文学艺术创作一直是宁夏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宁夏作家和艺术家的地位相对比较高。由于领导关心,专业家协会工作扎实,新闻媒介积极宣传,所以我区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在宁夏一直受到热情的鼓励。作家艺术家的辛勤劳动能够得到相当程度的认可和尊重,这保证了宁夏作家艺术家能够在一种受激励被尊重的良好的精神环境中从事创作。

第二,宁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和生活的地方,宁夏文化一直呈现多元和杂合的特点。这种文化的相通共融状态对文学艺术创作而言,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资源。秦汉以来,以儒家思想作为核心内容的中原农耕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在漫长的民族融合的过程中,边地文化和草原文化以及伊斯兰文化的融入,使宁夏的文化形态具有了新的特征,形成了以回族优秀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丝绸之路文化、红色经典文

化、以“两山一河”为代表的大漠黄河生态文化、古人类遗址和古生物化石遗址文化、边塞军旅文化、民风民俗文化、西夏遗存文化、以改革发展为主线的成果文化九大主流文化。同时,像祖国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一样,由于和谐观念的深入人心,在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中,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和生长于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和睦相处、交融共济,为宁夏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极其深厚的精神资源。

第三,从宁夏文学的成长历程来看,文学领军人物的出现,往往是带动一种创作风气的“原能力”,从而造成某一个创作门类的繁盛状态。从文学史上的一些著名事例来看,某一地区浓厚的文学艺术创作风气的培养和创作家队伍的形成往往需要某些领军人物的适时出现。这些领军人物一般自身都具有相当杰出的创作才能,在文坛有非常的号召力。经由他们,一些地区的创作会突然间变得充满活力。时隔不久,这个地区的总体创作水平忽然得到有力提升,一批实力不凡的年轻创作者开始走向前台。回顾宁夏文学的成长过程,可以看到开风气之先的领军人物的出现,对宁夏文学事业的成长和进步是多么的意义重大。自20世纪80年代张贤亮在中国文坛取得优势地位以后,宁夏文学已经在中国文学界具有了品牌效应。而这种品牌效应的最大功能在于,它使中国文坛不再会对宁夏文学产生忽视心理,同时,它也使张贤亮之后的宁夏作家有了足够的创作自信心,有了艺术学习的榜样和走向中国文坛的充足底气。显而易见,文学领军人物的适时出现,从小处说,可以带动一个地区的活跃的创作状态,从长远看,则会促使一种精神气候的形成,而这种精神气候一旦形成,则会对文艺创作的整体运行构成激励和保护机制。

第四,对本土化的坚守构成了宁夏文学创作家的艺术之魂,也构成了宁夏文学独步中国文学艺术界的优势所在。宁夏地处西部,又是回族聚居之地,应该说这里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特异的社会人文景观共同构成了宁夏文学创作家得天独厚的创作资源。从改革开放以来宁夏获得全国大奖的文学作品看,正是因为作家们抓住了“西部”和“回族”特色,才使得他们的创作在与众多的作家和作品竞争时显现出了特殊的艺术面貌和格外新鲜的情调。因此,在西部和回族聚居的土地上“打一口深井”,从本土生活深厚而丰富的地层中汲取无尽的源泉,就成为宁夏文学

事业走向全国的成功经验之一。

第五,对文学艺术创作的敬畏和虔诚之心保证了文学精品的产生。文学创作从来都是关乎灵魂的事业。它是照亮国民精神的灯火,也是人类美好精神和情怀的诗意的表达,它从来就不是与人类命运无关的个人的消遣和病态发泄。这么多年以来,宁夏的作家从事创作的态度是极其严肃和认真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完全抱着一种神圣感来从事创作的。在他们的心目中,“文学创作”是一个圣洁的字眼,文学天然地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人生使命感,容不得半点怀疑和亵渎。他们将自己的生命融入文学,把自己的心血和智慧奉献给文学。正是因为对所从事的文学事业的认真守持和痴情奉献,宁夏的文学家们才可能在不长的时期内攀上了文学的高峰,并赢得了人民群众对他们发自内心的尊重。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指出,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要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积极投身讴歌时代的文艺创造活动。宁夏的文学创作虽然已经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绩,结出了国人公认的成果。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的文学创作在总体上还存在不平衡状态,某些领域尚处于弱势,与时代和人民的期望存在一定的差距,这都是摆在宁夏文学界以及作家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希望我们的文学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创作实践,遵循“三贴近”原则,切身感受宁夏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感受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火热激情,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增强向生活学习、向人民学习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在推动宁夏跨越式发展的新的征程中,努力创作出更多思想深刻、艺术精湛、风格多样的作品来回报社会、回报时代、回报人民,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

目 录 CONTENTS

张贤亮	青春期 / 1
石舒清	清水里的刀子 / 69
郭文斌	吉祥如意 / 77
张 武	三家集能人协会联合会纪实 / 89
马知遥	开斋节 / 126
陈继明	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 / 145
	一棵树 / 159
石舒清	红花绿叶 / 164
郭文斌	大 年 / 176
漠 月	锁 阳 / 197
	父亲和驼 / 209
张学东	送一个人上路 / 221
	获奖照片 / 233
季栋梁	小事情 / 249
李进祥	狗村长 / 265
南 台	凯拉达先生 / 276
路 展	猫三彩 / 306
马宇桢	玉米街的小林 / 320
查 舜	客居故乡 / 333
季栋梁	觉得有人推了我一把 / 369
金 瓯	前面的路 / 401
	一条鱼的战争 / 410
成 蹊	杀 狗 / 421

目 录 CONTENTS

王洲贵	土帽作家	/ 433
吴善珍	粉红漆	/ 468
王漫曦	包红指甲的女人	/ 503
韩银梅	长命百岁	/ 514
平 原	爱人同志	/ 557
了一容	向日葵	/ 566
马金莲	墨 斗	/ 595
火会亮	挂 匾	/ 606
	寻找砚台	/ 621
葛 林	天鹅海	/ 642
	快乐人生	/ 669
陈 勇	靳老头的丧事	/ 696
古 原	斋月和斋月以后的故事	/ 705
吴善珍	请送我上楼	/ 713
了一容	命 途	/ 726
郑 正	狼 道	/ 735
张九鹏	青春祭坛	/ 751
	活 着	/ 761
刘建芳	人间趣事	/ 778
王佩飞	权 术	/ 787
李德明	青山作证	/ 808
朱正安	野 祭	/ 832
李万成	最后的猎手	/ 863

青 春 期

张贤亮

—

到 80 年代初,我已活了五十多岁,才知道有“青春期”这个词。过去只知道有个词叫“青春”,第一次读到它的时候刚刚六岁,不懂得是什么意思。给我启蒙的老师是重庆南岸乡下的一位秀才,但他并不是重庆人,母亲说他跟我们一样,也是从江浙一带逃难逃到陪都来的,被四川当地人称为“下江人”的一类。如今我想起他,就不由得佩服连环画家和影视化妆师再现历史面貌的本领,现在画面中凡出现过去的私塾先生,都与我这位启蒙老师十分相像,包括那顶古典的瓜皮帽,因而也使我总忘不了他的模样。他只教我家族中的几个子弟,开学就念《唐诗三百首》,不像一般私塾先生以《千字文》、《百家姓》、《幼学琼林》为教材。他好像很喜欢杜甫的诗,我学的第一首诗就是《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冷僻的“岱”,让我好久在别处找不着它。一次,他念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时候,突然把书本捂住脸痛哭失声,真正“涕泪满衣裳”起来。鼻子擤得匍匐作响,听到那样大的响声,谁都会惊奇此人的鼻孔非同小可。他哭得全身骨头发颤,特别是额下一绺花白的胡须抖动得更厉害,眼泪鼻涕随手往书案上抹。看到一个大人,又是我们一向畏惧的老师居然跟我们一样也会号啕大哭,下面一群六七岁的孩子哄堂大笑,哇哇乱叫。从此我们也就不再怕他了。

然而,就因为他的启蒙,我自幼就受到诗歌的熏陶,长大后不幸曾当了一回诗人,使我身陷囹圄二十余年。除此之外,我仍久久不忘他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是我自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的一位真正会沉浸到诗赋里的读书人,可说是位“诗痴”。不管别人怎么看,毫不顾及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造成什么印象,全身心投入到铿锵悠扬的声调中,摇头晃脑地放纵自己的情怀,敢哭敢笑敢于痛快地宣泄自我。虽然他和无数“下江人”一样被日本人赶得离乡背井,穷居一隅,但越往后我越敬佩他仍然保持着精神上的独立;仅以他当着孩子的面痛哭一例,我可以断定他属于中国最后一代有风骨的文士。后来我跑遍中国和世界,再没有见过哪个人有那份凭借某种艺术形式来表达自己心情的真诚,再没有见过哪个人被某件艺术品打动得如此酣畅淋漓。世界不一样了,人心也变硬了,所有自称为艺术家、艺术爱好者即所谓“性情中人”的造作,都不能再打动我。

可是,我仍然没有弄懂“青春”是什么意思,私塾先生向来是不解词的。“蓟北”、“巴峡”、“巫峡”、“襄阳”、“洛阳”这些词看来是地名,其他的我都不甚了了,却对“涕泪满衣裳”,这句诗,从此有了非常形象而直观的理解。后来的几十年我碰到无数场合会催我泪下,甚至要迫使我非痛哭不可,但泪水只要一溢出泪腺,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样子,于是在必须哭的场合我反而会破涕为笑。他的痛哭在我童年的眼中始终是不能磨灭的滑稽,我一想到他,即使已到成年、到垂垂老矣,我也立刻幼稚起来,这使我一生受用匪浅;老师的一场痛哭竟然使我能永葆青春甚至会返老还童,不管以后我多么深刻地理解了他精神的高尚,把他与杜甫合为一体,他就是杜甫的化身,但他的痛哭似乎永远是人生的一个诤谏,仍会令我发笑。启蒙老师无意间在我心田里种下了抵御和化解痛苦的幽默感,让我能活到今天。

后来上了正规学校,上了初中,课本里“青春”这个词更接踵而至。可是,哪个老师都不具体讲解“青春”的词义,好像“青春”和“吃”这个动词一样,不用讲人人都会明白的。尤其到上中学,“把青春献给祖国”成了每个年轻人必须奉行的口号。中学生“只缘身在庐山中”,并不觉得“青春”

特别可贵,以为大概仅仅是人一生中的一段时间吧。但是,是不是一个人只把人生的这段时间献给祖国就够了呢?到了中年和老年,那光阴就完全属于自己的了?或是祖国不需要你其他时间,只需要你宝贵的“青春”?这些问题也没有哪个年轻人去深究。可是越到后来祖国好像需要得越多,每个中国人的一生似乎都不屑于自己,那么,单单提出个“青春”献出去又有什么特殊意义呢?真的,谁也没有想过。

进入 80 年代,中国人才突然开始发现还有个“自我”。在政治钳制逐渐松动的社会氛围中,对人本体的认识,也逐渐从“阶级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方面,转移到注意起人本身的心理生理上面来。首先,社会普遍感到在性知识上有补课的必要。于是,除了“青春”之外,报刊上又经常出现“青春期”这个词语并加以反复探讨研究。不管怎么说,“青春期”肯定是最饱含青春的了,尽管有人会“永葆青春”或过了期还能“焕发青春”,也不能不承认他在“青春期”的青春最多最足。可是杜甫所指的“青春”与王维的“狂夫富贵在青春”看来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必须献出去的“青春”,更不是“青春期”。读了一些“青年必读”之类的专栏我才大致了解,从生理学角度上说,“青春期”原来是每个人生理发育上的必经阶段,是一个纯自然现象。在这个阶段,每个人除了身体上种种生理变化,在心理上的主要标志好像是开始对异性产生爱慕、爱情或性欲望,用我这个曾长期跟牲口打交道的人的话说,就是“发情”!领导潮流的学者认为“青春期”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时期,与人的童年时期相同,会决定一个人今后的心理、性格和品质。犯罪学家甚至能通过一个人在青春期受到的挫折来分析一个嫌疑人可能犯罪的深层原因,从而判断这次罪行是不是这个嫌疑人所犯;希特勒变成恶魔和爱因斯坦成为划时代的大思想家,都与他们青春期时的某种特殊遭遇有关。

这引起我自我分析的兴趣,然而自我分析的结果却发现,我不知道自己的青春期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丝毫没有觉得什么时候我的青春期就算结束了。好像我一辈子从来就没有过青春期,又好像青春期单薄地平铺在我一生的全过程,所有的日子都像一块青灰色的铁板,坚硬、冷峻而索然无趣,就这么肤皮潦草地过到今天。

二

我想我应该和别的任何人一样都有“青春期”的,我怎么可能从幼年就一下子跨到中年直到老年了呢?不找到人生这段时间,总不太甘心;别人都有唯独我没有的,除非是疾病,那可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而有点闲心去寻找那根本不用再去寻找的东西,又说明我其实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老年。

现在回忆,如果算作今天人们常说的“青春期”的萌动,即“发情”的表现,还是应该在我五六岁时与小同伴们玩“猫捉老鼠”那次开始有点迹象。

地点仍在重庆南岸乡下。我的印象是在一所很大的院子中的一间很大的房子,院子和房子都弥漫着旧古的气味,阴森潮湿而庄重逼人。“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阑斜”,那院子四周果然有一圈小廊,廊檐雕刻着许多线条不清的吉祥图案。后来我发现,凡是后来浮现在记忆中的景物都非常大,连山路旁和小溪旁的苔藓也浩浩荡荡绿成一片。我曾不止一次地到不同地方故地重游,每次都会惊讶地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比过去小了许多。树木不但再没生长,反而仿佛缩水一般,小了不止一圈。所有的回忆都充满水分,或者说在回忆中一切都那么滋润和丰满,一进入现实就干瘪了。我也曾回过重庆,并虔诚地到南岸去考古般地寻找我青春期萌动的故址,就是那所大院子中的大房子,但所有的东西都失踪了,连泥土都失去了古旧的气息,如同战争的残骸被新建筑替代得那样彻底。一时间我竟迷惑我是不是有过过去,抑或整个人生都是一个幻觉。站在暑热蒸腾的柏油马路边,呼吸着大小汽车散发的废气,我如一片枯黄的落叶般飘浮了起来。

然而,那肉感至今仍十分丰润、温暖而柔软,与阴森潮湿庄重形成强烈的对比。当它贴在我身上,一下子就融进我的肉体,使我感到躯体内好像添加了更多的血和肉,某个部位立即涌动和膨胀。这种感觉从那时就嵌入我作为一个生物人的个体,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并随我一同成长。每当那种感觉像一种腺素分泌出来时,过去,它总是会使我体内某个部

位涌动和膨胀,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地从肉体的某个部位蔓延到全身,让我如同喝下一杯醇酒,每一根神经都柔软和温暖。

现在我才知道人的一生多么无奈,那肉体那皮肤的承载者当然是位女性,一个比我大好几岁的小女孩,是我一个应该叫她“姐姐”的邻居,可是,我再怎么绞尽脑汁也想不起她的名字和整体形象,还不如我的启蒙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记忆中所有的人物都渐渐成了符号或代码;时间拉大了现时与发生点的距离,使一切可把握的东西都从手指尖飘飞。启蒙老师不过是因瓜皮帽和胡子组成的符号被一直采用至今而使我仍有记忆,肉感却正因为是感觉,肉体的形象反而淡薄以至于无。这就是人逐渐活到老的悲哀之处,所有具体的东西甚至亲密的人都会无影无踪,最后,连自己也消失了,也成了别人印象中的符号或代码。经我观察,不止是老年人,好像所有的人一进入中年都会逐渐地感染不同程度的健忘症和痴呆症。生活强迫人要倾向佛学所说的“空”。

但毕竟我曾拥有那一刻,曾有过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决不会是与生俱来的,即使是符号和代码,那也应该在实物之后。我记得她拉着我蹑手蹑脚、急急忙忙而又屏声息气地在几间房子乱串,阴森的房子院子因为有了我们而活跃起来。我们真的像老鼠一样缩头探脑,最后她终于选定那间大房子里的一个大橱柜。

奇怪的是我对橱柜倒记得很清楚,那是紫檀色的,里面有一股浓烈的樟脑的芳香。从此以后我对紫檀色和樟脑味就有了独特的嗜好,紫檀色和樟脑味,这一色一味,总会激起我的情欲。可是,那也同时将我的感情覆盖面限制住了,使我今生今世再不能冲出这种色与味的局限。每一种遇合都是若干次错过,那种特定的狭隘令我后来错过无数次艳遇。

她拉着我钻进橱柜,顺手把柜门一带。天地立刻昏暗下来。整个世界只有她和我两个。由于紧张地屏声息气了好一会儿,松懈以后,我和她自然要喘口粗气,我发觉她的嘴唇紧靠在我腮边,气息烘热而湿润,对我哈出一股既麻又痒的暖流。这样近的距离有一种特别的诱惑力,吸引我非更加靠近她不可,于是不自觉地在黑暗中向她偎去。后来我当然和其他女人也有过同样危险的距离,但再也追回不了那种蒙眬的、无意的、纯

自然冲动的境界,从而使我认为一切有意识、有预谋、有热身过程的行为和语言,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恋爱”,全然没有什么乐趣,有趣的只不过是“发情”。“缘”,实质上都是偶然的、随机的和随意的。

她将两臂环绕着我。外面本来就很炎热的气温在橱柜里面又突然上升,薄薄的一层布衫已等于无。于是这使我“懂事”以后常常去注意纺织品的质地,但再没有见过厚度只等于零的衣服面料。我和她之间如油的腻汗不知是谁身上渗出的,这种腻汗特别润滑和凉爽,仿佛我们正是靠这种黏合剂才合二为一。这决定了我此后的一生再不能与皮肤干燥的女人亲热。由于我们俩都怕被“猫”捉住,我们就结成了一个命运的共同体。我们互相搂抱着。现在回想,我们的姿势绝对很不规范,在黑暗中两个肉体揉搓成一个肉团。大概那仅仅只一刹那时间,而那一刹那我与她完全达到一种不可告人的默契。她的手在我胸前、背上、肩头、小腹反复游走,既温存又有力度,只要游到我身上有肉的部位,那手掌就会自动咬合,并且每次咬合都如鱼得水,恰到好处,让我幼小的心从此体会到“亲切”的“切”是什么滋味;汉字真太伟大了,“切”字真太贴“切”不过!我也完全不自觉地如此回应,像是一种条件反射,又像我们的动作非要像老师教的楹联一样上下对应不可。这时我才发觉人世间有另一种肉和皮肤,抚摸它比自己给自己搔痒要舒畅舒心得多,自己给自己搔痒的舒畅感在皮肤上,抚摸她的舒畅感却深入到心底里,其中有全然不同的体验。

“猫捉老鼠”的游戏规则决定了我们最后不得不分开。怎样分开的及分开以后的事,我全然忘却了。虽然现在我可以虚构和幻想,但任何补充都是多余。抚摸的暧昧或暧昧的抚摸不可告人不可传达不可用语言描述,那种感觉正如自身的血液流动摩擦血管,有谁能说得准确?

或许,那仅仅对我来说是一次“事件”,一个进入青春期的“仪式”,是我为了勉强给自己一生设定一个“划时代”的阶段而烙的精神胎记,而那位“姐姐”却完全是无意识的,她的抚摸纯然出于亲情或热情,既非她的什么“青春期”表现,更与“性”毫无关联。

风无心吹皱春水,春水却因风而皱;水以为与风有默契,而风不过将吹拂当作游戏。但是水因风而皱之后再没有被风吹过,这潭水便成为死

水,那一场风,也就永远留在水的记忆里。

三

橱柜里的“仪式”对我非常重要,在于我现在自以为是平生第一次与异性的交流——我被异性抚摸和抚摸了异性,从而使我初次“发情”。如果说那就是我“青春期”的开始,我未免像只小狗似的有成熟得太早之嫌。我在才智上并没有超常之处,更不是一个绝顶聪明的神童,却对异性有过早的敏感,这不但不值得炫耀,还应感到自惭形秽。然而正如上面说的,自那场“仪式”之后我的“青春期”或说是“发情”就长期停滞再没有丝毫进展,像一颗小小的流星一闪即灭,落到一片无人知晓的荒原。又如前所述,那次遇合从此限制我的感情取向,失去了“遍洒雨露”式的广泛性,用营养学的话说就是我这个人比较“偏食”,这样,我对异性的兴趣不仅没有因此升高,反而因此下降。所以,那次幸运实际上是次不幸,是我在童年遭受的一次挫折和压抑,致使我终生再得不到那样自发的热烈的拥抱。

橱柜“事件”以后,异样的感觉并没有保持很久,甚至逐渐淡去了。然而慢慢过了四五十年,那种感觉却苏醒过来而且越来越强烈,现在,每天入睡以后再钻进橱柜里去温习一遍,几乎成了我的功课。人到老年有个绝妙的好处,就是可以躲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钻到回忆中去,拾取过去遗失的东西。所有过去丢掉的细节哪怕是一针一线,今天在脑海中翻腾出来都会变得非常宝贵,从当年受到父母师长的呵斥中,也能品味出温馨。

人一生下来便不停地向前奔跑,将生命和时间稀里哗啦地丢了一路,像一条脱线的项链,沿途失落掉一颗颗现实的感受,这些感受只有到老年才会发现它们全部是闪光的珍珠。对老年人来说,现实世界上再没有什么能给他强烈的诱惑的了,逝去的光阴才最具诱惑力。于是每个老人就慢腾腾地往回走,在回头路上不停地拾呀拾,腰背大概就是为此而佝偻。

回忆,是老年人对未来的憧憬。

接下来一次,可算作是“青春期”表现或“发情”的,已是七年以后了。

七年,听起来是很长一段时间,抗日战争也不过八年而已,但那时我仍只有十三岁,可见得我造孽实在造得很早。想到这次我就会想起一位逝去的好朋友,一个著名作家兼电影编剧。是她使我的回忆始终保持圆满,直到今天我写自己这段卑微的历史的时候,我仍然觉得她非常美丽。她脖子后、发际下那一小块、唯独是那一小块白皙的皮肤,永远在我眼前闪耀着尊贵的象牙色光辉,并且越往后越具有古董的价值,激发我对这个世界和生活的兴趣,使我舍不得轻易将这世界撒手而去。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全家回到老家南京。我祖父在南京有一所颇有名气的大花园,是在20年代仿苏州园林的式样建造的,我就出生在那花园中的一个院落。在我出生的30年代中期,楼台亭阁中时时传出六朝古都的遗老遗少骚人墨客的吟唱,一册册装订精美的旧体诗词印刷出一摞又一摞,当然是现在所说的“自费出版”。也好像现在自费出版的书籍一样,一摞摞堆放在家中送不出去,抗日战争爆发后跟我一起从南京搬到重庆,再从重庆搬回南京。我这个“长房长孙”和那堆吟唱的唾沫,在祖父眼中却似乎分量相同,用私塾老师教我的“敝帚自珍”这个成语形容我祖父再合适不过。

回到南京,包括“岱”字在内我已识了一大堆汉字;曾在泛霉味的房间里翻弄过那些曾与我风雨同舟的《酬唱集》,我第一次惊讶如此肉麻的押韵句子也可称其为诗。诗既让我失望又令我充满自信:这个玩意儿我也能玩一玩!诗中有杜甫和我的私塾老师一类人,但更多的是媚上媚俗的小人。从此我敢于蔑视我想蔑视的任何诗词文章,从“反右”、“文革”直到今天,任何对我的批判都不会令我心惊胆战。响应主人号召的“酬唱”,在中国文艺界理论界思想界风行了几十年,历久不衰。在那泛霉味的房间里,我受到的文字污染反而使我获得精神的免疫力,后来无论什么号称伟大神圣的话语都不会使我疯狂。

我被送到一个叫筹市口的地方上中学。名曰“筹市口”,其实并没有什么集市,而是一座长满青草的小山包。学校很威严地蹲在山包顶上,像一只灰色的大老虎俯视着沿小路而来的一群群莘莘学子。这座建筑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曾把雨伞当作降落伞,撑着它从三层楼跳到凹凸不平

的青草地上,结果摔断了腿。我想这也应该算我青春期的表现,因为我的英雄行为只不过是为了引起坐在我前排的一个女同学的注意。但我在家里躺了一个多月后再来上学,她似乎并不怎么为我的康复而感到高兴,更没有因我的壮举对我五体投地。这使我以后在任何一个女性面前再不会搞什么鬼花样。女人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并不欣赏愚蠢的浪漫。然而正是她耳后那光泽的皮肤第一次发掘出我的冒险精神,这种精神不但让我后来渡过重重难关并且一直支配我到老。

这个可能会令我终生残废的女同学总穿一条廉价的黑布衣裳。黑衣黑裤,皮肤却异常白皙。脑后垂着一条黑色的大辫子,长度刚好在腰下一点点,所以辫子的摆动幅度恰到好处。到80年代,黑色又复辟了,成为国际流行色,于是处处都有她的倩影,不时地在我眼前晃动。我从没和她有过肌肤上的接触,所以她的模样直到今天在我眼前仍十分清晰。尤其是她耳朵后沿着发际而下那一曲弧形的脖子,由于发辫被紧束着而好像故意要显露出来一样分外清明。那是一片迷人的三角区,笔直的斜边是洗得褪色的衣领。于是我终生喜欢洗得发白的旧衣裳,果然,三十多年后一种水磨洗布竟成了流行的时尚。

美丽并不需要很多,正如警句妙语,越短小才越显得精彩。单是乌黑发亮的头发还不够美丽,单是白皙的皮肤也不够美丽,美丽的原来是隐藏在乌黑的发根中依稀可见又难见的白皙的皮肤。只有那么一小块,如同一滴牛奶的洇晕。在整体描绘上,那正如画家神来的一抹妙笔似的可遇而不可求。是她,教会我从后面去欣赏女性以至于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她使我对《背影》这篇课文理解得比一般同学深刻。并且从此激发起我对任何事物的幕后活动与背景的兴趣,决不会轻易相信表面的形式,用现在流行的话语来说就是喜欢“揭秘”。我常想,我能够“兼听”并且是个“两点论”者,是不是也和青春期时的这个启发有关?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其实并不太多,还远远没有达到饱和的程度,一切一切动植物所谓的“无数”都有绝对数量,唯独秘密在地球上爆满,太多的秘密是宇宙间的另一个“黑洞”。譬如我对她耳后、脖项、衣领构成的三角区的神往痴迷,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才公布于众。而在当时,在我摔断腿之前一学期左右,可以说只有那白得耀眼的三角区才是使我天天积极地去上学的动力。父母亲